



委 曲 求 全

王 文 顯 著

李 健 吾 譯

人 文 書 店 發 行

全 求 曲 委

(劇 幕 三)

作 顯 文 王
譯 吾 健 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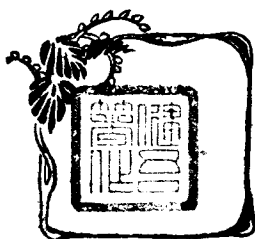
委 曲 求 全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出版

一五〇〇册

每册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原 著 者 王 文 顯

譯 者 李 健 吾

發 行 者 人 文 書 店
(北平宣內大街中間路東)

分 發 行 所 天津法界二十四號路佩文齋
北 平 東安市場 青雲閣 佩 文 齋

代 銷 處 上海英界五馬路佩文齋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此劇原名 *She Swoops To Compromise*，王文顯先生傑作之一。王先生現爲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主任，英文劇作很多，如「北京政變 *Peking Politics*」，係描寫洪憲時代政海的悲喜劇。

此劇中文本的排演權由作者譯者共同保留。

譯者附誌

本劇

第一次出演：美國耶魯大學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四日)

其後又在：美國波斯頓

北平協和醫科大學

北平清華大學

等處重演

First Performed: Yale University, U. S. A.

on the 4th. of Nov. 1929

Later on at Boston , U. S. A.

P. U. M. C. Peiping.

Tsing Hua University, Peiping.

「委曲求全」的勝譽

「委曲求全」(She Sings to Compromise)是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主任王文顯先生所作底英文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戲劇家巴克耳(G. P. Baker)導演之下，出演於美國耶魯大學的劇院，成績甚佳。以後麻薩求塞州的福萊特聚樂部要求排演，結果更在前者之上。一時評者雀起，勝爲讚美。下所譯爲署名 H. T. P. 君所寫，見於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一日波司頓報(Boston Transcript)。

說中國戲走不通現在的年月，就事說事，是說不上一道個理；說北京城裏的學校上不得臺，也說不上一個道理；說這個學校不許有西方的副產物，例如校長，會計，心理學教授，依然說不上一個道理。說一個中國人就寫不得通俗的英語，也不管他有沒有在倫敦住過，讀過書，得過大學的榮譽，更是沒有那種道理；何況他又幹過中英的新聞事業；又在中國各大學教授英文和英文文學；在耶魯大學的戲劇系還研究了一年，做一個劇作家。然而記者忝坐在伊利特大堂裏做客，——蒙福萊特聚樂部賞光，——來看王文顯先生的喜劇的第一幕，心裏頗不安帖。在蘇子的東方（East of Suez）這齣戲裏，莫干先生（Mr. Maughan）把整個現時的中國人擺在舞臺上——然而還加雜了些歐羅巴人和混合種人，記者看了，連頭髮也沒有動了一根。再通常沒有了。譬如在信（The Letter）又是莫干先生的傑作（這齣戲裏，記者在這類通常的東方戲劇中所看的，有的是中國人做二三路的人物；給他們點染上些鄉土的色彩，只要手藝漂亮，滿有味道。但是來看王文顯

先生的喜劇，寫的是學校的鬼域生活，這却須耐着心，好好地領受。

說真的，福萊特聚樂部賣了應有的氣力。在學校的客廳後面，穿過高大的窗戶，映着夏日的花木，花園的景緻看來也真入目。就說屋子罷，角落的地方掛着幔帳，牆上釘着中國的豔類的繡物，同樣地起人快感。說到沙發和椅子，更足見西方的享樂也侵入了學府的北京。至於說明書上所謂教育界的人物，穿着中國的花緞袍子，有些帶着中國式的鬚鬚，可惜是他們的頭髮和偶然露面底內衣透出不少的西方的氣味。全劇的唯一的下角，王太太，衣服裝飾是十足的中國味，華麗到了家；惜乎在她用首飾上，也好似露出西方的習慣。只有校長的聽差，陸海，把手筒在藍褂子的袖口內，還有庫文，學校的花匠，戴着一頂碟子似的草帽，帶出了中國本地人的氣味。

這個奇形異色的北京社會，到了一九二零年的末運，到了王文顯先生的眼裏，介乎東西的文明，說的自然是英文。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原是一齣喜劇，寫

給說英文底舞臺，演給說英文底觀衆的；正爲了這緣故，這齣戲纔從在北京遠來異鄉，去冬上演於巴克耳教授的學校，因爲他的好意，這纔又來到福萊特聚樂部。王文顯先生替他的所有的人物寫了一個輕利，嚴正而流暢的英語。書本氣息並不重，所以演員易於演，觀衆易於懂。對話活潑，而且自自然然地把性格表現出來。並且這裏笑着一種柔和的惡嘲的微笑，自然是王文顯先生在那裏微笑，這是法國人最得意的舞臺筆墨，然而這裏來的更加漂亮，實在是中國人對於喜劇的一種貢獻。

那種不妥帖的驚異的心情漸漸地消失了，我們看到了一齣勾心鬥角的喜劇！在近代，劇院所賦底稀有的快樂，這要算一種了。這也許由於本性所然罷，一個中國人在機謀上，做來比西方的劇作家實在是只有自然，熟練，並且值得讚美。其實呢，有多少是王文顯先生的發明，有多少是他的觀察，二者相補的分量又

有多少，納罕也正有納罕底道理……在這個中國的大學裏，在教育行政的人物中間，這裏好像有的是嫉妬，有的是惡意，有的是鬼蜮伎倆。譬方說，顧校長有點好用高壓手腕；那種道學氣派，拒人於千里之外，總像有點惡消息透給別人。他同註冊課的那位先生雖說沒有什麼，內地却大不相投；同時心計窄淺的會計先生（一個漂亮的，風騷的，機警的女人的丈夫）又不滿他的意，決定要辭掉他。在這類事上，有他的秘書做心腹，替他在上下活動。到了緊要關頭，還有他的聽差可用。陸海——然而這個聰明的年輕人，却學會了同時伺候兩位主人，既可能，又有利。另外一位主人就是註冊課的宋先生，圓滑的眼睛，總留着旁人的神，在他的牙齒中間，還帶着一條更為圓滑的舌頭。事情雖說危急，在這以外還有一位心理學校教授姓關的，在戲裏面，用其所教，不斷偵伺別人的陰私，連猶豫一下也不猶豫。甚至於什麼時候會對他有利益，他也看不出來。

在這種情形之中（或許這位校長，或者這位教授，在班上這樣堂皇其辭罷）

，不幸註冊課的宋先生就發見了顧校長同會計的太太有了不名譽的痕迹。同樣不幸的是陸海也知道了這件事，並且做了宋先生的心腹。這一對兒商量好了來講誑，因為只有這樣於他們有利，就講出了一個新局面。情節也就更複雜了。顧先生精明的很，立即從花匠那裏探出虛實；發見沒有那麼一回事；相信還是將計就計爲上；於是照樣指數——賄賂——那個結結巴巴的鄉下老。這還沒有扯到關教授的身上。可是巧的是，他看的，聽的和記的都太多了；也不管別人的高興，忽然從慢帳後面或者從窗戶外面露出來：並且還帶了一張出口傷人底嘴。會計王先生自然只有怪聲啼叫了。

過了一星期，董事會不得不出面干涉。他們委派張先生來調查實情；不用說，一看就知道是一個斲輪老手，聽他的第一句話問的多麼自然：「全妥當了嗎？」（有些刻薄人以爲王文顯先生在新港住了一年，看飽了美國的風俗，來在這齣戲裏利用他的觀察。）自然全妥當了——一張名單奉上張先生的面前，上面依次寫

着各位證人，便於他的使用；同時在一幅慢帳的後面，校役一壁着，一壁唱了一齣傀儡戲。於是幾種事平平易易地就糾結在一起了；並且在一起平平易易地揉和着，矛盾着——直到最末的一位見證，王太太，進來。也沒有憑任何的物證，也沒有經任何合法的手續，只仗着一點小小的計謀，她全然佔勝了。人人都洗刷乾淨了，事事都洗刷乾淨了，除去張老先生的雙頰，就算不乾淨罷。虧了關教授有膽量指出來，原來上面粘滿了王太太的胭脂。

在起首上，王文顯先生顯然有些遲疑，笨手笨腳，正像一個人在暗中摸索他的道路；但是他一把情節布開，他立即有了自信心；帶着一張敏銳的耳朵，來選宜於性格的字；帶着一隻眼睛，來選動人的環境；帶着一隻手，來選輕簡的動作。校長只要一張口，便表示出他的嚴正的自悅。偷聽底校役的傀儡戲是非常地滑稽。王太太處處譎詐，便是眉來眼去，也帶了不少的心計，關教授般可惡的，會

計先生般七上八下的，然而他們的干與恰如其時。在學校的人員上面，有的是董事，有的是監督，只要大家一想到各自的飯碗，管保對於調查的張先生只有依順。看到了末尾，大家一定要問：不唯在北平，並且在西方的世界，王文顯先生究竟是發明了多少，觀察了多少呢？能使他的觀衆這樣猜測的，這位劇作家可謂幸運矣。

這齣戲的一半的愉快是由於他的中國的空氣，雖說事情發生在學校裏面，中國的空氣依然十足。穿過那一層西方的學府的表皮，顯出牠的本來面目。一個人也沒有說是放鬆，不是翻翻椅墊，便是摸摸牆角落——希望自己發見點兒什麼。沒有一個配角甚至於忘掉他的微笑——或者重要的機會。正爲了蘊藉的籌畫，不動良心的坦易，註冊課的宋先生同陸海纔沒有把誑譎的難以令人相信。關教授的偵伺的習慣成了一種生活，猶豫也不猶豫一下。王太太的妖媚——「委曲求全」；便是這點兒俯就也像籌維好了的。顧校長同張先生都是善於利用機會底老手

。中國人的道德的——或者不道德的——意義一望便知有牠自己的特性，正因為那種自然可喜的假惺惺，纔更值得讚美。在這點上，福萊特聚樂部的演員表現的很好。

並且，每一轉變都帶着王文顯先生的客氣的惡嘲。或許他在西方住了多年，學會了這種游離的態度（detachments）；回到北京來應用，覺得他的眼睛發亮，心思開展，十指癢癢，躍躍欲試。一齣勾心鬥角的喜劇所必需的是發明，技巧，穎慧，惡嘲。王文顯先生把它們用在全新的空氣，讓人覺得這在世界的背面是一樣地虛幻。多數的我們都納罕那些東方人我們中間出出入入，在他們的心裏究竟是些什麼。「委曲求全」給了我們一點暗示。他們看我們，猶如他們看他們自己的同鄉嗎？算了，還是少費思索罷。

人物：

顧先生 北平崇達大學校長。

陸海 校長私僕。

丁先生 學校秘書。

宋先生 學校註冊員。

王太太 學校會計員的妻。

庫文 學校花匠。

王先生 學校會計員。

關先生 心理學教授。

陳君 學生。

馬三 校役。

張先生 董事。

第一幕：校長私宅的客廳。星期日早晨。

第二幕：校長私宅的客廳。同日下午。

第三幕：學校會客廳。一星期後，早晨。